

## 只为赴那场南京之约

孙信茹



4月2日凌晨4点，还未睡着似的，就又爬起，只为，赴一场早已心向往之的南京之约。可是，我知道，无论再早，我是怎么也赶不上第一场的唇枪舌战了。

漆黑夜色中，开车赶到校园，电话催起头天晚上就在办公室打地铺睡觉的“多友之友”郭建斌老师，他以最快的速度下楼、上车，我们开始匆匆赶路。

4月1日的研究生入学面试一定不是愚人节玩笑，所以我无法率性地抛开这工作。面试中，南京的“多友”频频召唤，让人很是心神不宁。要知道，对于我来说，这场南京之约，其实是迟到了一年。第一届多闻论坛就想参加，无奈家庭、工作实在难以协调，只好痛苦舍弃。而这届论坛在李老师发出“最好集中以具体的文章如何构思、写作，继而探讨如何做研究的具体建议”之后，更让我对这次多友之会充满了期待。

上午11点，南京，我们到了。一路出租狂奔。双梅微信不断直播：讨论很精彩；上半场休息中；给你们留好位置了；李老师开始总结了……在论坛会场和出租车的不断“转场”中，我们终于看到了早已等候在晶丽酒店门口的南大同学。细心周到的女孩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：“老师，我们直接到会场吧。”当然，哪怕能够捞着上半场讨论最后的尾巴，哪怕那精彩只能目睹瞬间，也就不至于会让这场南京之约留下更多遗憾。所幸，在最后的几分钟，听到了宪阁、绍根等老师的回应。激动的心情还未平复，会场的问答更是一无所知，但是，从会场爆发出的阵阵笑声和掌声就足以让我想象许久了。

午餐时，见到了繁旭。我们是同一期的多友。幸好他周围没有太多粉丝围聚，否则怎么和他“相认”？同在城大的那些日子，我们三五成群逛遍大街小巷，只有他独自在办公室留守。他愈加清瘦了，原因或许会和他说的“在北京心是适应了，可身体不适应”有关吗？我想，在多闻论坛，不论来自哪个城市的多友，不管是否第一次碰面，心，也会以最快的速度相互适应的吧。

下午的第二场讨论主题是“传播人类学的研究和调查”。这场讨论和自己的研究密切相关。做了那么多年的传播与田野调查，时常觉得孤独和缺少共鸣。而这一次，在这个会场，居然有来自天南海北那么多的好友共同围绕这一主题集中讨论。终于，发现自己不再是单打独斗了。这也就是多友之约和其他任何场合聚会都不同的地方：心无芥蒂，少了客套，直面问题，友情和学识双丰收。

主题发言的几篇文章都有强烈的“在场”意味。费彝民楼里的“在场”和徽州古村落碧山村、高原牧场、藏族寺庙、新闻编辑部的“在场”交相辉映，短短2个小时，就让人穿越了不同的时空，进入到不同的“田野”之中。如果说，作为研究者的我们在不断进入不同文化场景的“田野”之中，进而寻找它的社会机理与运作脉络之时，多闻论坛的会场也无异于一种“田野”。这个“田野”，由总舵主李老师布局，经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多友进入，再由南京大学的多友提供具体的空间，最终汇成了一个颇具“开放性、生成性和建构性”的奇妙场域。这个“田野”，自有其内在的存在脉络和构成逻辑，即，每个活动于其中的主体都在努力用自己的实践，尝试对典型个案、焦点群体或社会现象的诠释理解，继而实现对特定社会“观察—理解—建构”的理论诉求。因此，在这个“田野”中，经验如何与理论对话，相关概念如何本土化等问题成为大家要解决的共同问题。

有趣的是，这个“田野”还会有偶尔的“小意外”。南大周老师对顺铭的质疑和追问居然也让一向能言善辩的他“震得魂飞魄散”，我们更是听得“惊心动魄”。只想着如果这问题换到自己头上，我该如何应对。只可惜，这小插曲，因为时间的限制，无法更多展示出这个特别的“田野”中具有更大张力。

当然，这个“田野”的空间还在不断转换，在南京多友的周到安排之下，当天下午我们就“转场”进入扬州。扬州的雨雾反倒为我们增添了别样的景致。在路上，又和多年未见的沈荟老师畅谈田野调查和质性研究。这一路，“扬州讲坛”里的广告语深得我心：老人，在瘦西湖读四季；挚友，在黄鹤楼读分离；诗人，在烟花里读无常。我说：我们，在南京，在扬州，读文，读友。

再从扬州回到南京，大部分多友已经离开。因为我们定了第二天的机票，所以，当天晚上，几个还没有走的人：郭大侠、宪阁、晓梅老师，在红军老师、“王妃”的陪同下，约了李老师，在南大商学院的咖啡吧里听李老师“讲故事”。在李老师的《记者与时代的相遇》一文里，早已对陆铿先生的传奇经历了然一二，再听老师娓娓道来，仍觉激动和畅快。

回到宾馆，已至深夜，看到窗外仍有灯光斑斓。记得，那年，我独自一人在南京城里游荡，不认识一个人；而今天以后，南京，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城市，这里，有着一群温暖的人和一张张真诚的笑脸。我知道，有多友的地方，都将是我全心期待赴约的地方。